

詞  
學  
序

第十一輯

1207  
1.12

詞

文學

第十二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詞學 第 12 輯 / 施蟄存編 . - 上海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9.11

ISBN 7-5617-2115-3

I . 詞 … II . 施 … III . 詞 (文學) - 文學研究 - 世界 - 文集  
IV . I 207.2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1999) 第 38581 號

詞 學

第十二輯

《詞學》編輯委員會編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經銷

上海譚文印刷廠印刷

開本 890×1168 1/32 印張 10.25 字數 21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

ISBN7-5617-2115-3/I·208 定價 14.00 圓

《詞學》編輯委員會

顧問編委

潘景鄭

錢仲聯

程千帆

金啟華

陳邦炎

吳熊和

王水照

嚴迪昌

主任編委

施蟄存

馬興榮

執行編委

高建中

方智範

鄧喬彬

周聖偉

責任編委

劉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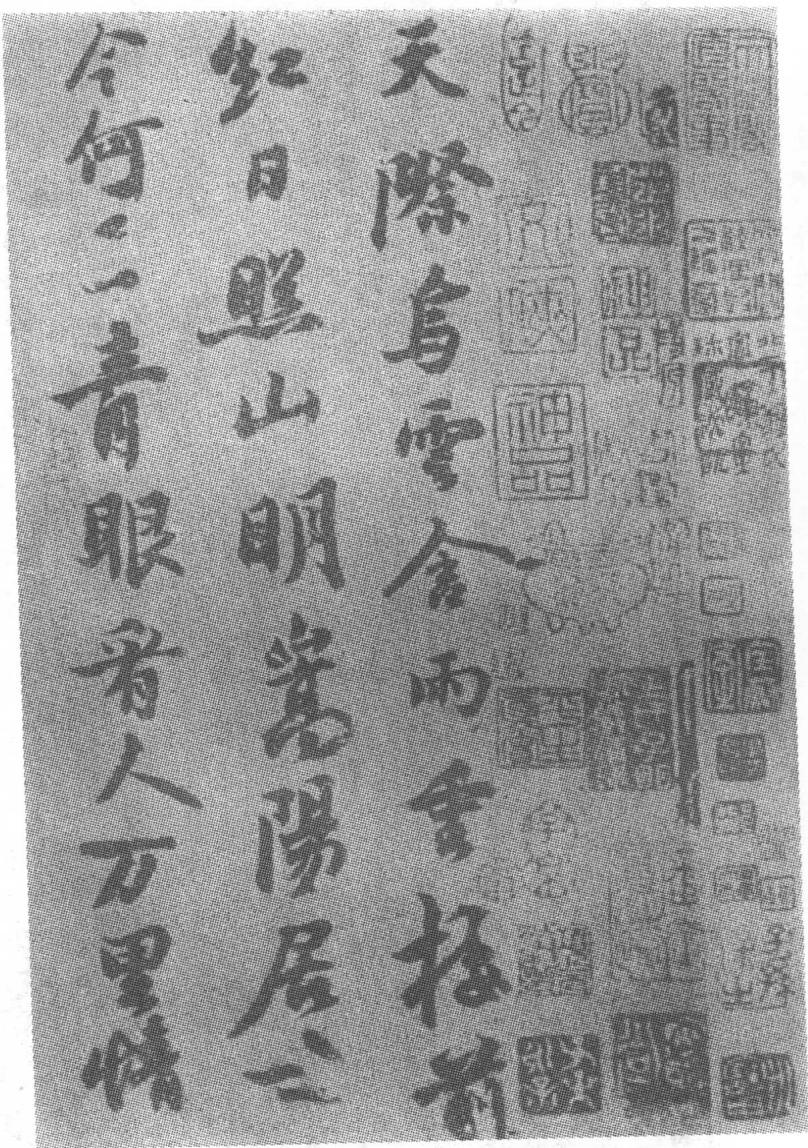
身以恤我為隱然大壯以情  
識者點觀照公面的法勢布  
揚於世以與十諸弟幼朴父  
家奉公奉神靈而右仙元非  
相處上三事信者以莫知津川  
追跡外吾承父實點茶爐



公之子也  
信仲石於後頸  
高雲塔子祖良叔  
蜀淮人秉舜之父  
不作名也見者皆笑  
失知其為奇也  
但以德力云此  
惟之矣  
唐詩人李公麟



蘇軾畫像 傳宋李公麟原畫



蘇軾墨迹《天際烏雲帖》(一稱《嵩陽帖》)

詠水仙花詩三章

先和

仙人湘色裹綺衣以碧之青恍故  
委地獨立東風時吹香洞庭暖  
影清晝遙萬里北渚雲高意何  
思惟應國中客能賦會真情

白雨齋詞話

丹徒亦峯陳廷焯著

卷之一

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振於我國初，大暢厥旨，乾嘉以還也。

國初諸老，了究心於倚聲，取材宏富。初朱氏彝，詞綜持法較嚴，劉辰氏樹詞律，他如彭氏孫，詞藻全稟詞話，同西河詞話，毛奇齡花叢譜，徐釚等數家，或講詁律，或核格雅，或肆辯經，其有可觀研，於此中其消息，皆未詳。洞悉率原直揭三昧，余竊不自量，撰為此編，於揚陳言，獨標真體，古人有曰：「自非同舌，豈能知音？」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手迹

# 詞學

## 第十二輯篇目

### 論述

- 論唐宋詞中的咏史詞 ..... 劉揚忠(二)  
試論「以詩為詞」的判斷標準 ..... 劉石(三)  
東坡咏物詞藝術探 ..... 殷光熹(四)  
南宋朱敦儒詞韵考實 ..... 謝桃坊(五)  
陳與義及其詞 ..... 楊玉華(六)  
論咏物詞的發展與吳文英的咏物詞 ..... 方秀潔(七)  
詞中的江湖派——南宋後期閩北詞人羣述評 ..... 陳慶元(八)  
「格律詞派」說平議 ..... 劉慶雲(九)  
關於《汲古閣未刻詞》知聖道齋本的討論 ..... 王水照  
明抄本《天機餘錦》之成書及其價值 ..... 黃文吉(十)  
論徐沁及其詞 ..... 馬興榮(十一)

蔣春霖之《水雲樓詞》命名考釋 ······

陳廷焯正變觀疏論 ······

李冰若的《栩莊漫記》和《綠夢庵詞》

重構通變的軌迹——孫康宜的古典詩詞研究 ······

夏承焘與中國當代詞學 ······

## 文 獻

春草(卷一——卷四) ······

宋詞輯佚五首 ······

(清)徐 沁(竟)

鄧子勉(竟)

## 詞苑

宛敏灝 五首 杜蘭亭 四首 劉永翔 三首

楊紹箕 二首 周篤文 五首 蔡慧蘋 二首

李國瑜 四首 周濟夫 二首

(竟)

## 叢談

黃庭堅佚詞(一九)

淮海詞鈔(一八七)

## 編輯後記(三一五)

黃嫣梨(竟)

彭玉平(竟)

李仲蘇(竟)

康正果(竟)

施議對(公)

# 圖版

- (一) 蘇軾畫像
- (二) 蘇軾墨迹《天際烏雲帖》
- (三) 陳與義手書詩稿
- (四)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手迹

## 目 录

三

劉揚忠

## 論唐宋詞中的咏史詞

唐宋兩代，文人學士習慣於對詩與詞進行分工劃界，即以詩述志咏懷，以詞言情（這裏主要指男女戀情）。這樣做的結果，形成了所謂「詩莊詞媚」的兩極傾向。不過這僅僅是言其大概，絕不能包括一切。就詞的領域來說，雖然多數作者胸中橫亘着一個「詞為艷科」的傳統觀念，專作緣情綺靡之篇，但隨着時代風氣、社會環境和詞人心態的發展變化，隨着詞本來潛藏着的較多方面的文學功能日益被人們發現和認識，詞苑的述志言懷之什逐漸從無到有，從少到多，並出現了數量可觀的優秀作品。既要述志言懷，則免不了有時要弔古傷今和援史寫心，於是，像詩中專有咏史詩一樣，詞中也出現了咏史詞這樣一個引人注目的品種。翻開一些喜用長短句廣泛地抒情言志的著名詞人的集子，我們不難找到許多饒有深意的咏史之作。

無庸諱言，從總體上來考察，咏史詞比起咏史詩，創作成就和實際影響都小得多。如果說，咏史詩在詩世界是一個顯赫的門類的話，那麼咏史詞在詞世界則只佔據着一個幾乎被人遺忘的小小角落。歷來的詞學研究者們很少有人注目於這個角落。當代著名學者中，唯唐圭璋先生專題討論過咏史詞，可惜他所涉及的，僅僅是李納一個人的作品。<sup>(二)</sup>也曾有個別論者，注意到宋代民族鬥爭的特殊階段產生的「咏史懷古詞」。<sup>(三)</sup>但至今為止，把咏史詞作為唐宋詞中一個題材類別來進行探本求源之研究的

論著尚不經見。由於缺乏專門研究，「咏史」、「懷古」等是否可以作為詞中一個類目，似乎都還是個問題。比如韓國車柱環先生的《北宋懷古詞小考》一文，<sup>(三)</sup>就提出對於懷古、思古和咏史之類應該有分別，並介紹了他與潘重規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單從對於概念和定義的歧見中我們也覺察到專題研討咏史詞的必要性。更何況，咏史詞的產生和發展演變，與唐宋時期詞學觀念、審美風尚和社會變遷密切相連，梳理咏史詞的流程，有助於我們更清晰地了解詞史。出於以上考慮，下文將潮流尋源，對這個問題進行系統的探索和描述。

—

詞是一種比傳統五七言詩晚出的詩歌樣式。儘管詞是音樂文學，儘管詞的藝術風貌的形成與隋唐燕樂大有關係，但從文學本體來審視，這種長短句新體詩無非是傳統詩歌的一種變體。詞的藝術表現手段，多半是從詩繼承、借鑒過來的。吳世昌先生曾形象地指出：「詩是詞的娘家」，並提倡在研究詞的時候要多做「調查娘家的工作」。<sup>(四)</sup>咏史詞並非憑空產生的怪物，它的「娘家」，是源遠流長的咏史诗。要界定咏史詞這一類目，並對其產生發展及其總體面貌進行正確論述，必先對它的「娘家」——咏史詩的來龍去脈作起碼的調查和了解。

我國最早標出「咏史」字樣的詩，是東漢班固的五言《咏史詩》。此詩櫟括史傳，敘述漢文帝時孝女緹縗為贖父罪請求沒身為奴的故事。這種專咏一人或一事的寫法，被認為是咏史詩的正宗，於是班固也儼然成為詩中咏史之祖。其實如果不是拘泥於詩題有無「咏史」之類的字眼，而是注重咏寫內容的話，那麼《詩經·大雅》中的《緜》、《生民》、《公劉》等敘述西周統治階級開國歷史的篇什，應該算是最早

的咏史詩，它們比班固的《咏史詩》早出將近八九百年！由此可見，咏史詩的歷史，幾乎與古代詩史一樣久遠，其藝術淵源是很深厚的。

班固之後，漢末建安諸名士多承襲括史傳、一詩專咏一人或一事的路子來寫咏史詩。王粲、阮瑀的《咏史》、曹植的《三良詩》等，都是這樣的作品。魏晉之際，咏史詩的體式和寫法發生了有開拓意義的新變。先是曹魏的杜摯所作《贈毋丘儉》詩，疊用八個古人之名，打破了一首詩咏一人或一事的單調格局；此後，晉代左思寫出了造語奇偉、創格新特的《咏史》八首。明人胡應麟指出，左思這組詩「題實因班（固），體亦本杜（摯）」（《詩藪》外編卷二）。此語固然大致不差，但僅僅看到形式上的東西。深入地看，左思《咏史》最根本的創獲在於：他不粘着於歷史上的一人一事，而是借咏史以抒己懷，把過去單純地櫟括史事的敘事體的咏史詩改造成一種借史述懷言志的抒情詩歌。正如清人沈德潛所云：「太冲《咏史》，不必專咏一人，專咏一事，已有懷抱，借古人事以抒寫之，斯為千秋絕唱。」（《說詩晬語》卷下）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也從咏史詩發展進化的角度論述道：「咏史者，不過美其事而咏嘆之，櫟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太冲多據胸臆，乃又其變」；「（左思）題云咏史，其實乃咏懷也。」從沈、何二人的論證我們可知，自左思始，咏史與咏懷搭上了界，咏史詩中的相當一部份變成了借古抒情言志的詩。左思之後，南北朝創作咏史詩者日益增多。故南朝梁代蕭統編《文選》，於詩中專列「咏史」一類。唐代以後，咏史詩更蔚為大觀。作品之多，成就之顯，致使宋以後詩論家每每對之須作專題研究和論列。不過，左思之後一千多年間咏史詩雖令人目不暇接，却大致不外這樣兩個大類型：一是沿班固「正體」，櫟括史傳，一詩咏一人或一事，較客觀地復述歷史（或頂多稍作議論以見作者意旨）；二是學左思「變體」，不一定專咏一人一事，只是借古人事以自據懷抱。可以說，這兩種體式中，後一種

更為詩人們所樂於採用，因而數量更多，審美價值和藝術成就也更高。限於本文主旨，對此不再詳說。

將上述情況來印證唐宋詞史，我們可以發現：唐宋詞人創作咏史詞，基本上是沿襲詩中咏史的傳統；唐宋咏史詞的基本表現手段和類型，大致不出咏史詩的範圍。這並不是說，咏史詞僅僅是簡單地重複咏史詩的內容和技藝，而沒有自己的創造和特色。事實上，咏史詞在運用長短句這種要眇宜修、言美情長的形式來咏史述懷時，在形象、意境、風格、章法等諸方面都有不同於齊言咏史詩的一些獨擅勝場之處。對此，下文梳理咏史詞發展過程時還將涉及。這裏祇是先強調：作為咏史詩在詞世界延伸和變異的咏史詞，具有從「娘胎」裏帶來的這個老家族的基本共性。比如，咏史詩大致分為一首專咏一人一事和雜用古人事以據懷抱兩大類，咏史詞雖然看似五花八門，但略加歸納也無非是這麼兩類。前一類作品，可舉南宋黎廷瑞的大江東去〈題項羽廟〉為例：

鮑魚腥斷，楚將軍，鞭虎驅龍而起。空費咸陽三月火，鑄就金刀神器。垓下兵稀，陰陵道隘，月黑雲如壘。楚歌闢發，山川都姓劉矣。  
悲泣呼醒虞姬，和伊死別，雪刃飛花髓。霸業休休，  
雖不逝，英氣烏江流水。古廟頽垣，斜陽老樹，遺恨鴉聲裏。興亡休問，高陵秋草空翠。

此詞槩括西楚霸王項羽的主要事迹，加以形象化的描述和咏嘆，以欽佩、同情和惋惜的複雜態度，表達了對這位歷史上的悲劇英雄的看法。全篇專咏項羽一人一事，筆不旁涉，充滿憑弔淒涼之意，格調意境與所咏歷史人物的性情和遭遇可謂絲絲入扣，深得自班固以來咏史詩正體之真傳。因此這首詞頗受後世詞論家的贊譽，如李調元就推崇它：「用筆頗有鞭虎驅龍之勢，應為咏項羽第一詞」（《雨村詞話》卷二）。

至於後一種類型，則以辛棄疾那首頗負盛名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為最佳例證：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古今論者評點賞析此詞者多不勝數，但把它作為一首成功地借咏史以懷古的傑作來闡明其特殊手法和風格者，却不多見。這裏且引幾段精當之論。清人李佳云：「此闋悲壯蒼涼，極咏古能事。」<sup>(五)</sup>陳廷焯云：「此詞拉雜使事，而以浩氣行之。」<sup>(六)</sup>近人俞陛雲云：「人在江山雄偉處，形勝依然，而英雄長往，每發思古之幽情，况磊落英多者！」當其憑高四顧，烟樹人家，夕陽巷陌，皆孫、劉角逐之場，放眼古今，別有一種蒼涼之思。况自胡馬窺江去後，烽火揚州，猶有餘慟？」<sup>(七)</sup>唐圭璋亦云：「此首京口北固亭懷古詞，雖曰懷古，實寓傷今之意。」<sup>(八)</sup>上引評語歸結到一點，就是：這首咏史詞通過拉雜描寫三國、南北朝時鎮江的英雄和故事，寄寓南宋人傑辛稼軒自己的愛國憂時之情和抑塞難平的英雄之氣。這種寫法，顯然源於左思開創的咏史詩變體。張玉谷《古詩賞析》卷十一總結左思咏史的特點和基本方法道：

太冲《咏史》，初非呆衍史事，特借史事以咏己之懷抱也。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證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斷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已意默寓。各還懸解，乃能脈絡貫通。

可以看出，稼軒此詞，不但深符左氏旨趣，抑且融貫運用其多種手法，並在感情之深沉，氣魄之雄大，時間、空間意識之浩茫等方面比左氏猶有過之，洵為宋代咏史詞之上品。

由這首辛詞的標題引來了一個附帶要說清的問題：懷古詞是否即等於咏史詞？二者是否有什麼共同點和不同點？我以為，懷古詞和咏史詞在「發思古之幽情」和借古言懷這個根本點上是一致的，但二者從內容到寫法都有一些區別。一般地說，題為「懷古」的詞，多為遊覽登臨特定名勝古迹時所作，詞中意象，多有與古人事有關的具體的現實景物做其背景，作者往往從這些景物和舊迹聯想到有關的古人事，從而咏古傷今，發抒感慨；而寫咏史詞則不必一定要身臨其境，常常只須直接咏寫其人其事即可。咏史詞中有對於古代人物形象的概括描繪和一定的敘事成份；懷古詞則不必一定要有這種成份，有時只須泛泛描繪古迹和聯想有關的古代背景，即可發抒感慨。大致說來，咏史成份較多的懷古詞亦可視為咏史詞，但並非所有的懷古詞都是咏史詞，或者反過來說，有一部份咏史詞是通過登臨懷古、進而具體描寫古人事的方式創作的，但咏史詞這個概念不能也不應包容所有的懷古詞。比如，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雖然題曰懷古，但其中有特定的緬懷對象——三國周郎，有對周瑜英雄形象的概括描寫和對赤壁大戰的場景渲染，並且是通過這一連串咏史之筆來發抒作者的情懷，深得咏史之神髓，所以理應稱為咏史詞。又如前引辛詞，其中指名道姓地描寫了孫權、劉裕等歷史人物，贊頌了氣吞萬里如虎的劉裕北伐，譴責草率從事的那次失敗了的元嘉北伐，又由古史而及宋金對峙的當代史，縱論古今，史筆森然，現實的感慨由咏古之中自然生發，因而是首典範的咏史詞。但如周邦彥西河《金陵》，雖然一開頭就提「南朝盛事」，但通篇並沒有對南朝人與事的具體描寫概括，只是融化前人詩句來憑弔南朝故都金陵的破敗舊迹，以透露作者的興亡之感，這是較典型的登臨懷古詞，但很難把它算作咏史詞。由此可見，咏史與懷古，雖無絕對的界限，但還是如車柱環先生所主張，應該「稍有分別」的。

以上大致說明了咏史詞的淵源、體式和基本類型等問題。同時從筆者列舉的蘇軾、辛棄疾、黎廷